

支偉成著

# 清代樸學大師別傳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支偉成著

# 清代樸學大師別傳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朴学大师列传/支伟成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  
ISBN 978 - 7 - 208 - 12521 - 6

I. ①清… II. ①支… III. ①考据学—人物—列传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8087 号

责任编辑 张钰翰  
封面设计 甘晓培

清代朴学大师列传

支伟成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金坛市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23.125 插页 5 字数 360,000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2521 - 6/K · 2276

定价 98.00 元

## 整理說明

支偉成，本名懋祺，江蘇揚州人。年弱冠，以爲只有做到「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」三不朽之一，方可謂「成之偉者」，乃改名「偉成」。曾師從蔣維喬，後任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主任等。著有《吳王張士誠載記》、《莊子校釋》、《墨子綜釋》、《楚辭之研究》、《孫子兵法史記》、《國學用書類述》等。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爲其代表作。

清代學術以考據學爲大宗，當時稱爲「樸學」，對清以前的學術，尤其是儒家經典、先秦諸子等進行了系統的清理，是我們深入瞭解中國傳統學術的基礎。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是清代著名學者三百七十餘人傳記資料的彙輯，全書分先導大師、北派經學家、吳派經學大師、吳派經學家、皖派經學大師、皖派經學家等凡二十五類，每類先爲敘目，揭示其學術特色。次則各爲列傳，對每一人詳細敘述其學術授受源流、擅長何種學問以及治學方法，博采史

傳及各人著述，以傳記的形式反映了清代學術的發展狀況，是瞭解清代學術的重要著作。

作者在本書寫作過程中，曾向章太炎請益，多得其指點，並經章氏校訂。章氏在原稿上寫有許多眉批，亦刊刻於此書之中，可略窺其對清代學術之見解，具有很高的史料與學術價值。

本書一九二五年由上海泰東書局初版，一九二八年再版，書中一些立場、觀點，屬於作者的個人見解，也是其所處時代的反映，請讀者在閱讀時自行判斷。今據泰東書局一九二八年再版本影印出版，以饗讀者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二〇一四年八月

乙丑夏五月

儒林  
模範

八十三叟馮煦



表揚先哲

純勉後人

熊秉真題

#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

餘杭章太炎先生炳麟，少時治經，謹守鑽學，所疏通證明者，在文字器數之間。旁逮子史，并多闡發，而於小學爲尤精。謂「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，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」。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，能灼然見語言文字本原，蓋應用清儒之治學法，而廓大其內容，延闡其新徑，故其精義多發乾嘉諸師所未發也。中年以後，究心佛典，治「俱舍」「唯識」有所深入。著齊物論釋，以佛法解老莊，乃與唯心、唯華嚴相會。自謂「以分析名相始，以排遣名相終」。既游日本，兼涉西籍，更能融會新知，貫通舊學，所得日益闡肆。所著到漢微言、檢論文錄，諸篇皆淹雅博洽，語多深造。嘗曰：「自揣平生學術，始則轉俗成真，終乃回真向俗。秦漢以來，依違於彼是之間，局促於一曲之內，蓋未嘗睹是也。」是先生之學，固度越清儒矣。惟生居浙東，頗究心明清掌故，盛倡種族革命，其影響於近世學術思想者至鉅。既鼓動民國，允推當代大師。偉成纂述茲書，固以「傳人傳學」爲旨，又經先生詳加論訂，稍有增刪。爰略誌學行，用示景仰。並轉載原書於後，期供海內學者共證訂焉。書曰：

得書，並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序目。世衰道微，足下獨能存此典型！所序亦甚精審。然陡欲著書傳世，則不憚加功切劘；縱出書稍遲數月，不嫌其晚。故鄙意有見爲未是者，卽識於紙端。大義未申，復作書以明吾旨：

一 原書「先導大師」一類，列顧黃王顏閻諸公于前，其實非祇此也。如朱鶴齡陳啓源於詩獨尊毛鄭，埭徽國集傳之燕，其功不在閻百詩下。一書·黃生研精小學，與專求篆隸，審正形體者不同。——此數人者，或與百詩同時，或稍在前，其名不如百詩之廣，其實則未必有歉，似宜並著「先導」傳中。而毛奇齡詆朱有餘，自身瑕垢則或轉過于朱，如四書改錯，可鄙之處甚多。可笑允宜刪去。如以朱陳黃等不可稱「大師」，則一切皆稱「先導耆宿」可也。

二 史學分「浙派」「別派」，尙非允愜。代壇之間，知明代舊事者，自以浙人

爲多，然所重則在作史耳。「作史」「攷史」二者才本不同。今宜將「作史」「攷史」分列，不必以「浙派」「別派」分列。「作史」者，如萬斯同，明史原稿有列傳五百卷，其紀志則未成，今所行王鴻緒史稿，非萬氏原本。溫睿臨，南疆逸王夫之，永曆實錄。皆端然自成一書。而陳黃中之於宋史，宋史新編。吳任臣之於九國，邵晉涵之於南宋事略，謝啓昆之於西魏，皆「作史」者也。畢沅之續通鑑，雖不逮溫公，亦有所出于正史外者。餘如補表諸家，皆當以「作史」論矣。如明鑑收紀之類，不能出于明史外，則不足道。若王鳴盛，趙翼，則「攷史」者也。錢之廿二史攷異，雖校王趙爲精，亦「攷史」者也。史有三長，謂才、學、識。「作史」者必兼具三事，「攷史」者祇須一「學」字耳。其難易不同。然今之「作史」者，不過及一二代，而「攷史」者乃通貫古今，則範圍又有大小；是以兩者不容軒輊，而不得不分也。

三 校讎家之功罪，在清代正宜分別。其私家校讎者，雖微及數卷，但能勘對停

審，則皆於古書有功。其官局校讎者則異是。清修四庫，本藉此以禁明代書籍，爲其有所刺譏也。史部集部筆記皆有。觀遠禁書目所載，有令毀者，則四庫不載矣；有抽毀者，則四庫

亦加以刪改矣。今且未論四庫定本，卽自遠禁之諭一出，而民間刻書亦多依以刪改。今所傳日知錄，天下郡國利病書之流，已非真本。此則編纂四庫者之罪也。紀昀之類，亟宜刪去。惟朱筠請集永樂大典，其後遂有武英殿叢書，此則不爲無功者耳。

四

「今文」之學，不專在常州。其莊、劉、宋、戴。宋之弟諸家，執守「今文」，深閉

固拒，而附會之詞亦衆，則常州之家法也。若凌曙之說公羊，陳立之疏白虎，陳喬樞之輯三家詩，三家尙書，祇以古書難理，爲之徵明，本非定立一宗旨者，其學亦不出自常州。此種與吳派專主漢學者當爲一類，而不當與常州派並存也。當漢學初興時，尙無古今文之分別。惠氏于易，兼明荀、虞；荀則「古文」，虞則「今文」也。及張惠言之申虞氏，亦「今文」也。其他如孫之尙書，江之禮書，或采大傳，或說戴記，皆今古文不分

者。故不得以偶說「今文」經傳，遂以常州家法概之。春秋三傳，穀梁最微；桐鄉之鍾，丹徒之柳，番禺之侯，尙有江都梅蘊生，其書未見。皆具扶微補絕之心，而非牢守一家以概六藝者，與常州家法絕殊；要之，皆吳派之變遷而已。

——以上四事，編次時宜折衷至當，不應鹵莽而爲之也。

若夫漢宋兼采者，亦不止浙粵爲然。寶應劉台拱、朱彬二家皆兼宋學意味，而朱之禮記爲甚。卽皖學大師江戴二公亦然。江本兼談宋學，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力與宋學相攻，而說經實兼采宋學，惟小學，音韻，麻算，地，至高郵曲阜始醇粹無雜耳。

龔自珍不可純稱「今文」，以其附經于史與章學誠相類，亦由此外祖段氏「十一經」之說，尊史爲經，相與推移也。段氏經韻樓集有十經齋記，欲于十三經外，加入大戴記，國語，史記，漢書，

資治通鑑，說文解字，周髀算經，九章算術，爲二十一經。

魏源不得附常州學派。如說詩多出三家之外，以小雅「念彼共人」爲屬說書王既放，共和攝位時作。不能守歐陽夏侯，以黃道周三易洞機說洪範。雜糅督亂，直是不古不今，非漢非宋之學也。

王闓運亦非常州學派，其說經雖簡，而亦兼采古今，且箋周官。莊氏亦講周官，劉氏兼說書序，

是知當時祇攻左氏，猶未盡攻「古文」也。逮邵懿辰始書攻「古文」此但於耳。王氏生於邵後，獨兼古今，且箋周官，則亦不得云常州派也。惠戴二派外獨樹一幟，而亦不肯服從常州也。王少年嘗至廣州，爲陳澧所訶，不肯服惠戴；又與邵懿辰意見不合，不故不肯步常州後塵。

此數事，雖無關宏旨，能審正則更善矣。

原稿附上

章炳麟頓首 九月十四日

方此書屬稿時，正值江浙興兵，滬寧道梗，居困處危，益勵于學，衷有所疑，輒就臚詢，而太炎先生亦不憚揮汗作答，委曲盡言。茲並錄問答之辭於後，若他日宇內清平，昌明學術，其將觀此而感慨系

之矣！

問 前奉手書，渥承明教，諸所指正，悉當遵示更改。惟愚昧之資，尙有懷疑莫決者，輒臆陳於後，伏願先生再進而教之，抑又偉成之厚幸也！

答 烽火接天，吾與子猶效魯城弦誦，亦一佳事！所答如左。

問 陳長發毛詩稽古篇純宗毛鄭，辨正集傳，實開吳派之先聲；謹遵先生言，列諸「先導」傳中。至朱愚庵詩經通義，則兼采宋儒歐陽、小蘇、呂、嚴之說，尊漢殊不若長發之篤；祇以愚庵名大，故後人率以陳附朱。今擬以陳爲主，而愚庵附見，似較平允？惟臧玉琳博通羣經，輩行與清初諸老同時，是否可與陳朱同升？

答 陳長發學優於朱，以陳列「先導」，朱附之可也。臧玉琳行輩亦老，同入「先導」爲得。

問

清代作史攷史，實均自浙派開之。杭大宗三國志補注、補金史、厲太鴻之遼史拾遺，皆「攷史」而出。乾嘉前者也。但以派分，正所以尊浙之意。不過浙派以「作史」爲重，故「攷史」止著大宗，聊見先河。若梁曜北、洪筠軒諸君，雖浙人，則仍入諸乾嘉以來之別派。惟馬宛斯、顧復初行輩既高，又所著雖僅述古，實非兼具才學識三者不能列諸別派，未免有屈，故擬遵先生言，分「史學大師列傳」、「黃萬諸先生外，加宛斯復初」，繼以「作史學家列傳」。吳任臣、全祖望、陳氏父子、謝啓昆等屬之。再繼以「攷史學家列傳」。錢竹汀、王西莊等屬之。先生以爲然否？至若補表補志諸家，究應屬「作史」、「攷史」，疑莫能決，尙乞示知。

答

史學分「作史」、「攷史」，足下所擬極是。其補表補志諸家，亦兼有「攷史」之作；視其所補者長，則入「作史」列；所攷者長，則入「攷史」列。

問

溫氏南疆逸史，記載明季事蹟，誠具史裁；惟議者有謂溫爲體仁誼子，未免於彼

黨多所廻護，而不直「東林」若潘力田、吳赤溟兩先生，雖書佚不傳，其致力明代掌獻，實足與黃萬方駕。且潘氏國權尙存稿本，可爲後來重修明史之所取資。故鄙意與其列溫氏，不若補入潘吳兩公，或應并補溫氏，均請指示。

答

溫睿臨爲體仁族，人不直「東林」或有偏黨然史道、鄰瞿稼軒皆是一「東林」而溫無貶辭，則于大者不失，其餘小小不足爲咎。「東林」始崇氣節，而謀國不必皆臧；末流氣節亦墮，唯黨見牢持不破，其人亦不必盡是也。且溫氏亦與萬季野交，不得以一眚掩之。

潘檉章允宜列入。

問

陳左海父子，師友多皖派，而篤守漢學，實與吳派爲近，究應何列？

答

左海父子，學本近吳，列吳派下爲得。

問

王壬秋誠獨立一派，擬爲單立「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列傳」而以王先

謙、皮錫瑞附之，未知可否？惟王先謙經學書未見，僅皮氏經學通論中極力推許，故擬列入。先生既謂其經學不足道，必有卓見。其漢書補注不如荀子集解之精，可否列入「諸子學家」？

答 湖南經學，唯有單立湘派而已。攷其始，如鄒叔績輩，不過粗聞經義。王從詞章入經學，一意篤古，文體規摹毛鄭；發明雖少，然亦雜采古今，無仲舒翼奉妖妄之見。皮氏先亦從吳皖二派入手，久之，以翁潘當道，非言「今文」則謀生將絀，故以此投時好，然亦不盡采「今文」也。王益吾說經之書甚少，荀子集解優于漢書補注，又嘗校注水經，亦不能列入「諸子學家」。若別入「顯貴提倡傳」中，兼附著述，似爲得之。南菁書院之設，與詁經精舍相近也。大抵湘中經學亦頗雜沓，然有一事則爲諸家同病，蓋於江戴段孔古音之學實未得其分豪也。偶一舉及其疵病立見矣。

問 漢宋兼採，原不始自浙粵。惟自嘉道後，此派旗幟始鮮，而浙粵爲最盛，故特於皖